

志壑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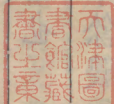
10917

志壑堂文集卷之九

籌餉卮言

丙辰年穀賤時作

或問一



或有問於余曰日今黃河橫決大役方興漕白過淮愆期天倉積貯空講且軍需浩繁捐納節省國無不開之例臣無不竭之忠矣亦有何術可以佐軍興之用而紓司農之憂者乎余應之曰有請先言漕糧竊見軍旅屯駐之處解餉銀一兩而急不足當數錢之用者糧貴故也則軍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一

典需餉解銀不如解糧之便於兵也又見連年河北以來秋糧斛斗四五石而不足納一兩之稅者糧賤故也則穀賤傷農收銀不如收糧之便於民也又見連年江南以來稻米逢秋斛斗八錢一石若至春夏則一兩五六錢一石不止河北粟米秋月斛斗二三錢一石卽至春月不過四五錢一石稻米與粟米不同價也則京倉支用食稻米不如食粟米之有益於國也

朝廷歲仰數百萬白糧於東南用船數千餘艘經



水數千餘里一切水脚起兌旗甲行月之費歲糜數百萬金而民間盤河倒壩開倉交納之費不與焉由楚越江浙以達京師京師當此金生粟灰穀賤傷農之時幾於十石而致一石矣有如許之艱難加以如許之浩費究其實不過曰北方不產稻米如此而後能食稻米耳此前賢所以有真保永平等處開種稻田卽可以供京倉之需而省東南之力一說也愚以爲前賢之說未始不善而施之於緊急籌餉之時則迂而無當矣夫白糧一項除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二

上供玉食及諸王大臣祿米俸米不敢輕議外今者九畿三輔兩河二東之地所產粟米旣已其賤如泥且粟米香滑甘濃儘可以克官俸役食餽粥朝夕而不匱亦何取於數千里外之船底倉濕色味俱敗之紅朽老米乃至十石而致一石嗛食嚼之而斷斷以爲有味乎如曰京師之人慣食稻米而不慣食粟米竊見八旗屯間耕種所食者高粱粟米也非稻米也官員驛店來

往所食者高粱粟米非稻米也。以至於南方商賈工役一入北地粟米高梁甘之如飴亦未嘗必擇稻米而食之。何獨入京師必食稻米乎哉。誠使京師官俸役食旗糧兵糧等項改食稻米而食粟米當此穀賤之時宜廣議積貯粟米之法宜於天津臨清德州及濱河州縣并京通等倉又京城內外菴觀寺院凡可以積貯之處設官分買省稻米一萬石即可糴粟米五萬石矣。但須於頭歲計筭足供天倉一歲之用。朕後於

次歲改折白糧除運軍行糧津貼腳費便可先行起解以濟軍需外其稻糧折色不妨俟至春夏糧貴時按時價少減徵收民間既樂其緩又樂其減既省其盤河倒壩開倉交納之費而官家已實收天地自朕之利而非虐取於民間矣。若近大兵所在便可直解本色至軍前以濟軍需而軍前招買稻米尤爲至要或遇河北水旱粟米價貴頭歲不能糴足天倉不足支一歲之用朕後行文起運南糧之省令其昭舊起運焉。



總之粟米賤則食粟米而稻米或折或解以供  
軍興粟米貴則仍食稻米稍一轉移國既得其  
利兵又資其用而民已陰受其福矣是在持籌  
者合盤打筭務精義入神而窮其變耳

國家之計本富得則未遠可行不同於捐助開採  
時盈時涸未必遂求利而無害也再推而廣之  
九大兵養馬地方臨時招買雖曰官發價銀而  
民間度山越嶺水宿風餐之腳費屢不得之部  
覆何如乘秋收方賤之時便早買豆芻以備不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四

時之需乎向歲亦奉

旨發銀買米矣朕未買之於養馬處所而買之於  
省會關津也至於用其精敏強幹廉靜寡欲之  
人以董其事則事可集去其奸胥招搖浮冒銷  
筭之費則弊可清大臣之盡忠報國未有大於  
此者矣畧附或問數端於後俟

高明採擇焉

或曰以天儲之浩繁如此而採買粟米以供之不慮其缺於用乎曰已議頭歲筭計既足一歲之用朕後南糧之或解或折於次歲行文採買多則改運多採買少則改運少總之買粟米一千石則省稻米一千石而折之是得粟米五千石也何也粟米賤也省稻米一千石而運至軍前是得稻米二千石也何也軍前貴也此事山東河南已嘗行之而有效矣向歲臨清德州等

倉因足支一年之用每石粟米曾折至一兩矣後又曾折至八錢矣此已行之例矣若夫採買公則商賈自集不憂粟米之不至也此亦從臨清德州倉驗之山東臨清德州倉米及水次倉漕米皆粟米也名雖征本解本朕去倉近者一二百里遠者五六百里其實民間携銀而往糴者嘗十之八九不出一月之內而數萬石之米交納無缺矣但此事係新創必

廷議既定早發

通行早頒部示不內云優待米商使其得利而無害則國事辦矣



或問三

或曰使濱河州縣百姓納米筭銀不省事乎且米商空何如優待而後樂赴也曰州縣納米筭糧水運不通則腳價太重此斷不可者矣卽發銀州縣招買更爲不可蓋有一衙則有一衙之奸胥有一市則有一市之市僧名爲官解而實必歸民解名爲官買而勢必歸民買凡事一出之百姓則奸胥與市僧表裏而魚肉不堪矣事不出之百姓則陋例陋規又無所出是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六

國欲省而使民費也不可也若夫優恤米商之法大凡販米車船所到不許歇家經紀包攬抽稅不許衙役行頭措勒價值買米之時公平現價當堂支給不許小等低錢欺壓良善則商賈雲集不悞天倉矣

或曰粟米固乘賤當買矣狀當此籌餉之時又安得有有餘之財以先脩此項哉昔人有策罄竭太湖之水當得無數好田狀須另得太湖一區以別貯此水誠可爲笑談也曰此不可不熟講也則惟有鼓鑄之一法可以源源而不竭或者謂鼓鑄前此已行之而不效矣不知前此之不效是行之者不善非鼓鑄之無息也前此鑄錢每銅七八斤鑄康熙錢一千作銀一兩則用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七

銅太多無利者一用銅多既不能致遠則不可納稅而流通之地少無利者二納稅用銀則銀價之低昂錢不得而操之於是官俸役食驛路兵糧領錢一千作銀一兩而一千之數民間止算銀七錢則官民皆苦不利者三又採銅不繼鑄工浩煩而外局之爐停矣今一切空酌其害而去之鑄造精工輪廓堅好鑄鈔一兩重者作銀一兩鑄五錢重者作銀五錢每康熙錢一千買銅可鑄一兩鈔一百一十文用銅少則得息





或者謂銀之爲物也山川之精天地之寶所以古今皆重之而流通可久今以銅鈔一兩重者遂作銀一兩銅鈔五錢重者遂作銀五錢母乃低昂大過輕重懸殊不可行乎是大不厭當鑄山造幣之先銀亦與銅鐵金錫等爲制噐之物不若後世之重也近代以來念布帛菽粟質重而不可以及遠故納貢於王朝輸資於遠地乃以銀爲交質之符而就其物產奔走商賈焉其

可以爲符也上下交信故也其實銀之爲用也饑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今置金穴銀山於此集百萬之衆守之於深山窮谷而不能宿飽而後知銀之非寶菽粟爲寶而銀爲之質也如交券狀如符信狀此天地之契也故持此以往而人皆信其可用也用之旣久則寶之益重銀之勢貴如山嶽而菽粟之賤反如泥非其本矣世之人不重菽粟而重銀貪夫緘滕之耗其一奇技淫巧不耕織而坐用之去其一而金珠寶石之



屬又無端而出其上以浪用之天地造契止有此數上之人不禁止珍惜之而契一旦窮矣

國家偶一有事又盡出之以餉遠夫盡出之以餉遠則急不能返而中原困况盡出之以餉遠而菽粟一旦有不能至置金穴銀山於深山窮谷之中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以世間最重之物而一旦又使之如泥大似昔人告身止可換酒一醉則是數金而尚不得一金之用以之餉遠且無用焉况府庫告匱又無所餉乎司馬子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十

長有云秦人重寶玩而任氏獨積粟一旦楚漢相持於樂陽成臯之間者數年而天下之寶玩盡歸於任氏而任氏大富矣

國家秉鈞大臣變理調和權金銀菽粟之數視其畸輕畸重之處而矯之莫如海內積粟積粟之方莫如鑄鈔以與天下爲契官以之收粟則行於民民以之納稅則行於官鈔也者亦契也而非寶也上守其信而下守其法如何而不流通乎且也鈔之法行則銀之勢殺貪人不復積貯

而農桑之氣以生以空乏而得富裕之策猶勞  
瘁而得強健之術此治平之機也夫穀賤者天  
之所以資

國家也而銀之勢方驕當事者方殺其勢而不違  
而又鑿山以採之將仰其鼻息而安所屈乎爲  
今之計更宐下一令曰時方軍興五年之內銀  
與鈔尚叅伍而行之五年之後專用鈔而銀未  
禁有用之者法無赦庶僉人可止其貪婪而頽  
風其少衰耶昔人之言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  
使金銀賤如糞土此投珠抵璧黃農虞夏之風  
也今之世猶有行之者琉球是也彼其俗以布  
易粟而不貴異物有用銀者其法與中國窩逃  
等王給諫逸菴曾親至其地能言之矣或曰朕  
則鑄鈔積粟其遂末利而無害乎曰此綏定南  
服之第一法也豈止裕餉狀而有一害焉必有  
大不合乎人情者在官不得火耗故也



或問六

或曰鼓鑄積粟謂足以裕國充餉則有之而謂  
綏靖東南之畧舉出於此母乃大而無當乎曰  
布指而知寸布肘而知尋以或吝其出而  
天家之幅員至廣軍興纔一歲而議裁議捐大司  
農之仰屋而蒿日也如此况乎小醜僻處於一  
隅以背恩逆天畏首畏尾之徒狡謀狙詐跳梁  
於一隅坐井蛙而自大以螳背而當車萬人食  
之千人耕之非有點金雨粟之術其捉襟露肘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七

易子析骸之窘急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而我方  
積粟等山岳士飽馬騰老成持重謹斥埃遠偵  
諜多離間與民相安民間無轉輸之苦而有安  
堵之樂取民間一笠者軍司馬以徇於衆我不  
天動則已動則動於九天之上而不以人之進退  
爲進退焉所謂賀戰勝於朝廷者此也竊見滇  
黔楚越之逆蓋坐而受困也

或謂鑄錢銅本將安所出且大糶米價騰湧可  
若何曰銅本暫用各省捐納銀兩每銀千兩可  
鑄鈔得銀十六萬鑄之三月而一切銅本鑄工  
皆出之於鈔矣善乎田京兆糶穀之疏曰賤則  
糶貴則止又賤又糶又貴又止法無以易乎此  
矣若夫招買之事隸之倉塲春夏之時早設專  
官乘秋收而賤糶者爲有功及春夏而貴糶者  
爲有過若果糶米乾圓支兌無缺空作何激勸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十三

是在計臣之良謨耳夫此番鼓鑄乃

朝廷百倍之息也糶買之時使卽從貴買之中少  
留蠲卹之惠亦復何損於官家乎便春夏糶之  
且其利無筭矣



或謂鑄鈔積粟改運南糧一時次第而起官不  
虞其紛民不受其累乎且積穀一事向來有司  
俱以虛文開報而用之賑濟則實無穀也陋習  
難破奈何曰此皆無難也語鼓鑄則舊設之爐  
局現在餘銅尚有未變者况鑄銅一兩筭銀一  
兩鑄銅一錢筭銀一錢以之隸於錢法侍郎此  
最易銷筭者也改運南糧則有總漕在若折則  
同錢糧征收不過有司之事但須至春夏之間

白糧貴而後少減征之則得銀多向歲已曾改  
折但未多折耳若遲至軍前則旗甲現在按水  
程而給行糧津貼等費舊規俱在固自無難且  
近歲已曾畱白糧充餉矣獨有積穀一項愚以  
爲不止緩靖南服此天下太平之機亦近來奉

旨已行之事也蓋向來議行夏稅秋糧屢議屢罷  
民間求寬數月而不能今有鼓鑄積穀之法行  
之一二年而京倉軍前之需辦矣再行之直省  
州縣而各省存留項下或支鈔或支穀各省存

留之事辦矣愚以爲五六年之間可盡蠲天下  
田租而增百官之俸也若州縣積穀向來誠屬  
虛文狀向來止州縣自捐自贖之數故易爲開  
報耳今領鈔出自上官招買必用丞尉而以正  
印收之收者不買買者不收誰復聽其乾沒者  
夫海內殷富積穀爲先不貴異物王道之本民  
間無饑寒之累而教化得其半矣士夫有恬澹  
之懷而理學得其半矣狀後型仁講讓而風俗  
以成清心寡欲而名賢輩出皆自不貴異物始  
志整堂文集

卷之九

五

也雖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可也



有闕或問之說而議之者曰使自古而有鑄鈔之法則古之君相已先我而爲之矣今以一兩之銅纔值錢數文而當銀一兩民間駭愕必不樂受是虐政也儒生之言恐迂而無當而或人之間之疎也乃應之曰考古今鑄幣其體不一莫不審一時之利害而輕重之以爲理財治世之大法焉周立九府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景王鑄大錢漢興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志壑堂文集卷之九

金一斤史記平準書曰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鬲之其文龍名曰白逸直三千馬文龜文者次之又造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又食貨志曰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後漢吳隋皆有直百五銖直百者一錢其直百文也吳又有當千大錢當千者一文當千文也宋文帝初行大錢一當兩則錢之至貴者也湖南故事曰楚馬殷置鐵冶鑄大錢可六寸圍重非銖兩用九文爲貫則錢之至重者也宋史

食貨志曰宋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  
當十則隨時立制宋太宗有御書錢宋仁宗鑄  
當十錢權助邊費宋元豐間西師大舉邊用匱  
闕凡增置鑄錢監十四又文獻通考曰元豐間  
畢仲衍所進中書條對言諸路鑄錢摠二十六  
監遼史曰太祖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遂致富  
強元史食貨志曰大元通寶一文準至大通寶  
十文明初鑄洪武通寶錢每銅一斤外增火耗  
一兩鑄錢不等有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之

別歷觀前代鼓鑄之法所以通財貨之窮而軍  
興之時以佐國用尤懇朕古今流通阻滯之故  
多端大約一言以盡之曰行於民而不行於官  
也官不以之收稅則勢必買銀以稅官銀之價  
不能使之低則錢之輕重銀操之而阻滯者一  
官無所用以買物而必發於民則錢之通塞民  
操之強民以用錢則民怨而阻滯者一今既鈔  
關用以納稅州縣用以納糧則直作銀用不作  
錢用矣鈔之輕重銀不得而操之而又非強民



以用鈔蓋官用之以糶穀則鈔之通塞民不得而操之矣其流通而無害也必矣且

本朝錢制亦屢更矣朕向來俱是當錢用非當銀用故其利息不多故明天啟年間亦有當兩錢矣朕但行之於京畿三輔而又不以之納稅如故明亦曾以寶鈔賜百官矣但以賜百官而不能通行民間與一張故紙何異乎嘗考零陵先賢傳曰劉昭烈初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

諸藏競取寶物以致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此官以買物而財貨流通之大驗也目今  
國家方有吉慶大典試先令京局鑄此當銀一兩當銀五錢及二錢之鈔以充賞賚尤目前通融之要務也但大利所在奸民盜鑄必多夫盜鑄豈因之以廢事哉凡

國家與一事皆有一弊此載在往冊不可勝舉節

以銀而論有七成八成銅鼎紙蓋三傾挖枯等  
弊豈以此廢銀哉凡有利於國者亦治之而已  
且盜鑄者亦奸民耳其奉公守法者敢爲之耶  
盜鑄卽害民較往事之加派預征者害孰多乎  
朕考之漢文帝乃有除私鑄之禁其居心又何  
等也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十九



或問十

或謂鑄鈔之制宜何如曰一兩銅鑄之而當銀一兩此如衡茅之士賓興而命之日庶官非章服以樂之則其衣冠樸畧尚與齊民等人豈尊之哉法宜參酌古制輪廓精好火漆鑲邊炤會典萬曆年之式或請

御書以爲崇重或背用龍鳳文以示異面書康熙通寶背書當銀一兩或當銀五錢二錢字樣先於京局製造乃頒其式於列省以爲式焉徵收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二十

錢糧銀與鈔各半民間交易一錢以下仍用舊錢如故但考私鑄之禁隋史有云以私鑄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式不中樣者不入於市由是言之私鑄之禁誠空密哉至於鑄鈔積米徵收錢糧銀錢各半此三條須一時預下各省方便民間洞

朕也

客更有言曰既已鑄鈔便可解鈔不則軍前鼓鑄支鈔更爲簡易奈何又北糴粟而南糴稻僕僕勤執事爲也曰此不可不深思也卽以隣省養馬處所招買草豆言之豆每斛斗秋間不過五六分耳一發銀州縣招買其實州縣卽委之里甲赴養馬處糴買每斛斗一錢五六分不止矣蓋一番關支不能盡無鷄酒使費也而民間所費每斛斗幾至三錢矣蓋一番銷筭不能盡

絕上下使費也大鈔亦豈可衣食哉招買責之州縣則累在民軍前支鈔一旦米商不能猝至則累在軍嘗見古來君相將興大征伐往往積數十年之府庫而後用之今日者一旦疆場奏凱席捲而南此時不積凡軍馬屯駐所在數千里不得耕種舳艫輸輓其何能源源而不匱乎而况足蘓目前軍民之累乎故軍前積鈔不如積粟之有用也曰官買獨無累乎曰招買之官隸之於料理糧餉及司計大臣誰復敢索其



使費者若夫急則累預則不累商苦則累商不  
苦則不累向已言之矣故今日而有行官糴之  
法盡善者功不在管檄仲蕭鄧侯之下也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三



法盡善者功不在管檄仲蕭鄧侯之下也

善則不累向已言之矣故今日而有行官糴之

法盡善者功不在管檄仲蕭鄧侯之下也

或謂鼓鑄誠爲百倍之息矣。狀愚民嗜利無知，盜鑄將來罹於刑辟者，必多皆創爲是說者之陷之也。且奈何曰：此似爲仁人之言，而實非知者之言也。夫鑄鈔之利，其利於國者已媿媿言之矣。其利於民者，亦指不一屈。蓋今日穀賤極矣，以山東論，斛斗四五石，纔可納官銀一兩。濱海之地，幾於八九石，纔納一兩。民間有穀熟遍野，算收之尚不足以供正賦，乃棄家而逃者有

之矣。誠鑄鈔糴穀，則穀之數必稍稍流，通此利民者一穀之賤，方極而銀之價又臨深以爲高。蓋穀之賤亦以銀而賤也。今夫販銀者常累月而不至，蓋河北物產甚少，而銀之輸解不向南，則向北銀何術而復歸？固無怪其不至也。若在官征糧銀鈔各半，則民間受銀之累亦減半利民者二。且銀有低潮，銀有耗羨，封糧之時，打印傾銷種種費民。今納鈔則無是累也。利民者三。且直省糴米則窮民轉粟百里，冬春之間皆有



以爲生利民者四若軍前買豆芻則軍前之民無運糧之苦養馬處買豆芻則養馬處之民無運草豆之苦利民者五若天倉旣足而白糧可折則東南之民力稍紓利民者六况軍需無憂必不至有加派預征之事良民之利不可億計矣盜鑄者皆奸民耳良民之受利也如此乃不爲國與良民計而爲奸民計智者必不狀矣今夫造化所以生人也朕飲食也而有鳩者居室也而有荒者若不論其鳩與荒之非而曰厥初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五

生民流禍至此是五刑之屬三千皆委其咎於太極謂之通論得乎仁人於此抑有一說焉民間卽粟紅貫朽何妨於治若由漢文帝除盜鑄之令而深思之或者私鑄之罪較之強盜與殺人尚輕一等倘罪止於流徒而不至於纓首是乃仁術也或曰漢書有云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狀則其說非與曰愚不知漢事請以時事推之

初行順治錢一當故明錢三文後又鑄釐錢每  
文作銀一釐常順治錢三文

今上登極鑄康熙錢一當釐錢二文當鑄錢之時  
民間不無私鑄狀亦間一有之未至如今日盜  
案之繁多也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或人之言  
不可不審聽也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五



大錢古式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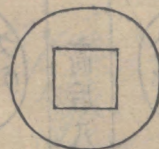
歷代大錢可爲銅鈔之式者

周

太公九府錢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

方輕重以銖

銖十分也



荀悅漢紀曰周制錢有文外圓內方

李奇曰圓一寸重九兩

顧煊曰重十二銖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三六

景王大錢 文曰寶貨



漢

高后八銖錢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武帝白金三品

重六

重八兩

圓之其

文龍名

日白選

直三千



兩方

之其

文馬

直五

百

重四兩狹

長其文龜

直三百



志壑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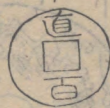
卷之九

七

王莽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後漢 昭烈帝直百錢



吳大帝 大泉五百





寄司農公草

近閱邸抄見言路條陳有云部中議鑄當十當五大錢之說草野聞之不勝欣幸想 在廷大臣定有確畫以爲足國裕民之至計而芻蕘管見尚不能不鯁鯁過慮者不知此番鑄錢曾實實講求所以流通萬世之法否抑仍如向來添局買銅尋常鼓鑄而已耶當此緊急籌餉之時如疆場之上忽有千百座金山平地湧出真足以紓 廟堂之憂而解閭閻之困朕今日之所患者不患千百座金山不平地湧出而但患湧出之後又忽變而爲瓦礫土壤爲可惜也今日鑄當千百大錢之法卽所謂銅鈔也如行之而善則雖當千當百皆至寶也行而不善卽當二當三亦害民也是在當國者熟思之而已朕而于思百慮不出兩字一日行二日信非行不信非信不行故今日而銅鈔之法講求盡善國用真不足憂蕩平真不足慮也試設一鑄錢之官於此開局買銅已鑄成大錢萬萬緡矣官不收錢則民不用錢 在廷而業已知之再思此

萬萬緡者何法可以流通於民間乎民間持何物而往可以換錢而歸以輸之官乎得毋謂支官俸乎支役食乎支各處存畱乎無論裁扣之後所餘無幾便使當十支之而民間仍以爲當五仍是向來故事官以一千爲一兩民以一千爲七錢也不則強發貴錢於當舖當舖閉矣強發貴錢於錢棹而錢棹走矣謂之取息可乎謂之善法可乎爲今之計鑄銅鈔者不必當十當五便可當千當百惟朝廷煌煌降一詔曰今日金生粟死民困極矣而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國用又絀廷臣講求行銅鈔之法以救民生紓國用一面設官鑄鈔一面設官糴粟務使鈔法通行可以救銀少之困其納糧百姓卽用鈔輸官有鈔用鈔有銀用銀此國家之大計務使萬世遵之後來文武諸臣不許條議紛更以困黎庶其有阻撓者法在不宥庶海內臣民曉然信行而千萬座之金山旣已平地湧出而又化爲土壤矣而不在當十當五當千當百之懸殊也今立一銅鈔之法於此在廷先不自信曰錢得無驟貴乎又日久之



不能不變得無殃民乎甚且曰吾穴中白鏹得無以漸而賤乎官先不信奈何使民信耶不爲萬世之計豈足爲目前之計耶且糴粟之法不止使銅鈔下行也目前漕糧折矣倉糧折矣一二年之後天倉何以爲計能求折乎不折則軍餉又減矣民間能更重派乎寧使亂歌便奏於旦晚而籌餉者不可不計及於數時也此事所關者大一憚繁曲必成苟且求其濟於事難矣有如軍前及關差倉差凡可船運之地及省會郡城處處皆鑄處處皆

糴我之爲利也無窮雖米價少湧亦不足憂我之爲利也無窮卽私鑄少害亦不因之止法旣行不止流於民間者爲寶一鑄出卽爲至寶而非削民故事矣鈔旣輕不止行於民可以得粟而解於軍亦可充餉矣此真毒暑時一副清涼散也今民間窮困極矣穀賤極矣時時訛傳加派之信不勝驚皇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不止濟銀之窮而又可以解民之困事未有不計及於民而獲利於國者此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真爲鐵板數也况鈔法與銀

原並行亦何害于金穴乎更爲語海內貴人曰此  
非朝更夕改之政益將垂之萬世者也便速製錢  
穴以賄鈔又其時矣先民有言時亦弋獲伏惟江  
河不擇細流幸甚幸甚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三

所不辭斷焉幸甚幸甚

夫以懷遠及其親與夫其有親而少慈於其

親則其父之知益深也其世者忠則其親

則其子亦深也其子亦深也其世者忠則其親



卮言或問旣脫藁乃過紫霞先生撫卷而自笑  
曰謂是以庖人越俎會且以漆室女子爲解矣  
朕余之言之也務辭其易而爲其難者何也夫  
鑄鈔旣足以濟銀之窮矣而又糴粟卽糴粟亦  
足以濟銀之窮矣而又議改運南糧芻蕘有言  
聽者藐藐而又加之以繁曲譬將命千里之駕  
者方其軸而棘其穿爲之王良造父者不亦寡  
乎愚不失其爲躁人矣先生曰甚矣子之能發

吾覆也

國家如無意於理財則已

國家如有意於理財也則泉貨流通之數不可不  
熟計也錢者泉也請以水喻鑄鈔其星宿也利  
及於軍餉害不及於民生其滄海也而中間之  
積石龍門百川于滄則積粟納稅行鈔之多方  
也今召星宿而語之曰爾必歸於滄海而又語  
之曰爾必毋歷積石龍門百川于滄而後及於  
滄海焉言則易矣崑崙于闐之下有絕流矣不

則必懷山襄陵而爲害是不使之歸滄海也嘗  
參考古今錢法遊神其際而深思之爲錢輕難  
用者則重之爲錢重難用者則輕之是皆遏之  
於星宿而止者也非開財之源者也開財之源  
者亦通之而已矣考歷山鑄幣者神禹也其治  
水也必周歷於乾坤高下之勢而注其全神於  
滄海朕後疏鑿之功有所施濬川刊木豈以爲  
勞乎夫海內之大卽不憂貧而軍需之繁必非  
涓滴所能益糴折多端爲其難者所以爲其易

也不則遏之於其源而已曾何利之與有如養  
生朕鑄鈔亦金丹口訣耳利于餉而不病于民  
乃所謂黍米珠也議糴議折其緣督導引自在  
河車也如用兵朕當兩鑄鈔亦組練精甲耳利  
于餉而不病于民乃所謂振旅還也議糴議折  
其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也以軍用之繁原非涓  
滴所能益使非大糴大折則於

國無大濟而錢不能大行或問中已詳之矣若

國家而有意于理財則泉貨流通之數不可不熟



計也甚矣子之發余覆也余悔狀曰余之所以  
爲其難也乃所以爲其易乎雖狀代大匠之鑿  
者傷其手布雷門之鼓者喪其音容之胡盧而  
至者方接踵未艾也愚不失爲躁人矣

10917

志壑堂文集

卷之九

三

